



相亲狂想曲

Da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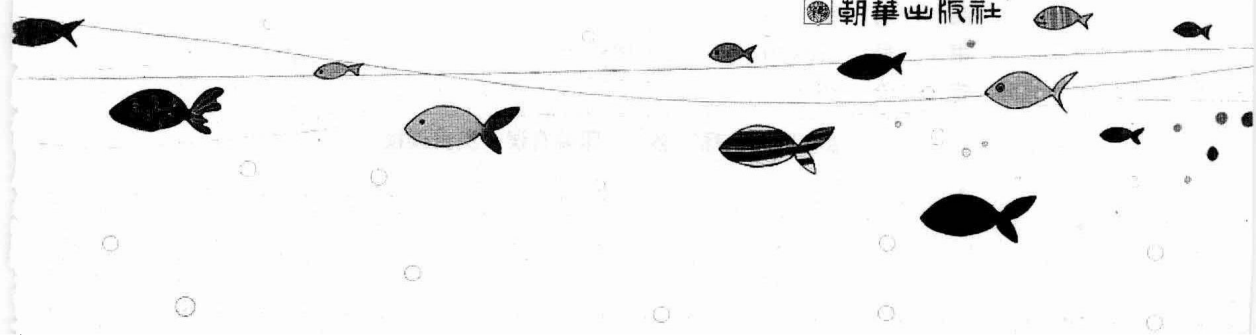
番茄猪◎著 Rhapsody

少加一天班公司不会倒，
少相一次亲可能嫁不了；
为了幸福生活，
让我们将相亲进行到底！

相亲 狂想曲

Dating
番茄猪◎著 Rhapsody

朝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亲狂想曲 / 番茄猪著. —北京:朝华出版社,2008.4
ISBN 978-7-5054-1880-6

I. 相… II. 番…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6972 号

相亲狂想曲

作 者 番茄猪

选题策划 杨 彬

责任编辑 马 艳

特约编辑 罗 斐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小 贾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订购电话 (010)68413840 68433213

联系版权 j-yn@163.com

传 真 (010)88415258 (发行部)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67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7-5054-1880-6

定 价 25.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001 . PART1 生命不息 相亲不止

009 . PART2 他要结婚了

016 . PART3 Those good old dreams

030 . PART4 这世上 没有如果

039 . PART5 这世界 变化太快

047 . PART6 相亲史上的里程碑

059 . PART7 春天在哪里啊在哪里

070 . PART8 他成了我的英雄

076 . PART9 要出手 就趁早

082 . PART10 原来我只是配角

♠ 092 . PART11 黄金周的灾难

099 . PART12 回首又见他

108 . PART13 羞答答的桃花静悄悄地开(上)

113 . PART14 羞答答的桃花静悄悄地开(下)



contents



contents

- 123 . PART15 苦菜花也有春天
- 132 . PART16 幸福像花儿一样
- 141 . PART17 人生真奇妙
- 149 . PART18 太后驾临的日子
- 159 . PART19 时光已远 旧欢如梦
- 169 . PART20 当她又出现
- 177 . PART21 谁是谁的谁(上)
- 189 . PART22 谁是谁的谁(下)
- 203 . PART23 下雪的平安夜(上)
- 211 . PART24 下雪的平安夜(下)
- 219 . PART25 生活在继续(上)
- 228 . PART26 生活在继续(下)
- 238 . PART27 原来他还在这里(上)
- 249 . PART28 原来他还在这里(下)
- 261 . PART29 花都开好了



PART.1

生命不息 相亲不止

一个大龄单身女青年，在孤单无聊的周末，除了相亲，还能从事什么符合大众期望对得起国家人民父老乡亲有益社会和谐发展的活动？

我张曼曼，从来都以父母的好女儿老师的好学生单位的好同志国家的好青年自居，所以，在周六清早，自动自觉忍痛放弃在温暖被窝里赖床的舒服享受，精心装扮，只为准时去赴第一百零一次相亲约会。

在参加完我的大学毕业典礼后，我家高堂大人猛然意识到如果在她唯一的女儿的个人问题上继续采取过去名为“开明”实为“放任”的态度，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她的宝贝女儿将会变成一个孤苦终老晚景凄凉的老姑婆。为了避免这一人间惨剧的发生，她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对我进行诸如“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女人的幸福在于找到好的归宿”、“独身女人容易变态”之类的洗脑式教育，期盼我能自发自觉地找到一个令她满意的东床快婿，却发现我实在是一块只会玩阳奉阴违之类小把戏的朽木——所以，她只好亲自出马，在同事同学亲戚朋友面前明里暗里宣传她有花容月貌聪明贤淑的待嫁女儿一名，希望能与一有为青年才俊共同组建家庭一起携手奔赴小康生活。于是，善良热心的大妈大婶们纷纷踊跃向她推荐自认为合适的人选，我的相亲生涯也就此展开。

到如今，我的相亲生活已跨入第五个年头，以平均每月两次的频率计算，我的相亲次数不下百次，对象遍布社会各个行业，上至公司老总政府官员高校教师下至出租车司机包工头盗版光碟个体户，未婚的离婚的丧偶的有孩子的没孩子

的,算算也有百来人,无奈始终没遇到一个令我和我家高堂共同满意的男人——不过,我终于体会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在远离家乡千里的城市,居然还有那么多热心人为我的终身幸福奔走忙碌搭桥牵线,以至我到今日还有对象可相(虽然质量良莠不齐每况愈下),我也只有努力将相亲进行到底,来回报社会大众对我的厚爱。

相亲这种事,做得多了,总是可以摸到点诀窍。以我这种资质,经过这些年的历练(感谢社会热心大众给我机会),好歹练就了一点本事——比如,能从介绍人天花乱坠的推销中摸清事物的本质,能在与对象交谈十五分钟后以90%的正确率判断出此人是否值得交往,能以95%的概率和合适的对象保持一段或长或短的良好友谊关系,能100%干净利落地摆脱不合适的对象……不谦虚地说,我可以算得上相亲界的达人。因为相亲,我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奇怪的事遇到不少,也能算见过世面,勉强称得上宠辱不惊。但两个多月前那一次相亲,到现在一想起,我都还觉得窝火。

那次的对象,是我家高堂的同学的表弟的老婆的姐姐的同事的表侄子,介绍人就是那位表姑。她在电话里对着我家高堂把那位陈姓男子吹得是天上地下绝无仅有的好,临到约会时却推说有事不出现,让我身着白色外套到玫瑰咖啡厅(本城著名的相亲圣地)12号桌与一穿着黑色外套身高约一米八的“英俊男子”碰面,搞得跟地下党接头似的,怎么听都觉着鬼祟,仿佛要合伙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本小姐我气量好,也就没怎么计较,只不过迟了半小时才到,还真看到12号桌前坐了一个貌似很酷的黑衣型男,正独自品着咖啡。当时我心里还真意外,立即对介绍人心生好感,想不到她还真是厚道人,没按相亲界的惯例在相貌部分做必要的夸张——那人,的确当得起“英俊”两个字。

我在走向12号桌时,暗暗打量那人,迅速评估了他的相貌衣着举止,以一个相亲达人卓绝的判断力,断定该男绝对是相亲界难得的优质对象——这样的男人放大街上保不准还有人搭讪呢,何至于沦落到来相亲?

我还正在心里猜测着该男沦落到如此境地是因为性格太闷骚呢还是受过深刻的感情伤害呢还是太醉心事业呢还是什么其他,就已经站在了12号桌前,黑

衣型男也发现了我，抬起头看我。

对上那双眼睛，如果搁在早几年，我还是二十出头小花朵的时候，一颗芳心早就胡乱蹦得找不着北了，但世面不是白见的，我当时心跳正常，朝他微微一笑，说：“陈先生是吧？你好，我是张曼曼，不好意思路上堵车，所以迟到，实在抱歉。”

对他微微欠身，在他的目光中我正要以我家高堂教导的淑女姿势落座时，他忽然开口：“小姐，我并不认识你，我想你认错人了。”

型男脸上有着礼貌的微笑，但看我的眼神明显透露着拒绝的信息，分明是不想让我坐下。

我当下愣住，慢慢才消化掉他的话，觉出意思来，心里咯噔一下，半落座的姿势在空中尴尬停顿。看了看桌上那个精致雕花小铜牌上那个暗金色花体“12”，我直起身俯视型男，继续微笑：“请问您是不是姓陈？是不是约了人十点在玫瑰咖啡厅12号桌见面？”

型男极明显地怔了一下，才说：“我的确姓陈，也的确在这个时间约了人在这里见面，不过我等的人并不是你。”

在时间、地点、桌号、姓名、外表都符合的情况下，试问哪个有正常智商的人，会相信他的话？天底下哪有这样巧的巧合，又不是演电视剧。想凭这一句话打发我，欺负我没见过世面吗？

我气极反笑：“那还真是巧，冒昧问一下，您等的人的姓名？”

型男看我一眼，脸上早就没了微笑，说：“对不起，不方便告诉你。”

撒谎都不事先打打草稿，最起码也该糊弄个名字，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真是绣花枕头。

我冷笑：“那可以请教您的名字吗？”

型男又看我一眼，说：“我想也没必要告诉你。”

那表情，分明是当我在骚扰他。

我暗暗咬牙，见过不要脸的，还真没见过这样不要脸的，以为自己是潘安转世宋玉重生啊？拽什么拽？我长得很失礼吗？就算我迟到半小时有错，要拒绝人首先要学会尊重人吧，来个拒不承认耍阴的，以为我会死气白赖地巴着不放？还真是够水仙！

越想越生气，我瞪着他，正要开骂，他抢先开口：“如果没什么事，麻烦请您离开，我的朋友很快就到了。”

“你……”

怒气冲头，我竟然说不出话来。

“小姐，您的苏打水，请问您还需要点什么？”

早不送晚不送，偏挑这时候送免费的苏打水，这服务生该不是新来的吧？

我转头看了那小姑娘一眼，笑笑：“不用，谢谢。”

小姑娘大概被我的假笑吓到，什么也没说，放下水杯，抱着托盘和餐单一溜烟跑了。

我回眼看那不要脸的，他早就低下头自顾自地翻着咖啡厅附送的报纸，我深吸口气，微笑对他的头顶说：“真是抱歉打扰你，我这就走，再见。”

我一把抄起桌上的杯子，对着那高傲的头顶，用力一泼，快速转身，大步走出咖啡厅。

为避免那水仙男反应过来追上来打击报复，我简直是以百米短跑的速度扑向停在咖啡馆前的出租车。在出租车上坐定，我缓过气来，回味着那一连串一气呵成潇洒利落的动作，再回想眼角余光瞄到的那一瞬间水仙男的表情，真是要多解气有多解气。

不过，虽然当时是解了气，但那次事件还真是让我狠狠恶心了一把。在我适当隐瞒添油加醋的申述下，我家高堂与我同恶心了一把，并相信我可怜的自尊被深深伤害了。我也就顺理成章从相亲界引退，休养生息了两个月。但高堂终于扛不住对我凄凉晚景的预想导致的深深忧虑，一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下，孝顺如我，只好重出江湖继续征战。

让我复出的对象，就是那位陈姓水仙男。

不知道我家高堂听完我的申诉后，是怎么和那位表姑沟通的，总之后来她深信我和水仙男之间有着什么误会。从哪儿跌倒在哪儿爬起，为了修补我被伤害的脆弱自尊，我家高堂又让我去相一次，听人家是怎么解释的，把误会解开。

这世上哪来那么多误会，肯定是水仙男怀恨在心，想找机会报复。可我家高堂一声令下，我就只有照做的份儿。想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既然他自动送上门

来,我怎么会放弃这个羞辱他的机会?只有怕被羞辱的,哪有怕羞辱人的?我还真想看看他能出什么招?

老时间老地点,还是12号桌,不过是多了个介绍人。

可是,事情却不在我预料之内。

我准时到,桌前已经坐了两个人。

穿着套装颇有点年纪的中年女士,可不就是介绍人。女士看到我笑得像朵花似的,一口一个“曼曼”,亲热得就像我才是她的表侄,拉着我坐下,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场面话来。

我故意不看旁边的水仙男,垂着头,带着微笑听着,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等介绍人夸完我又夸完水仙男,停下来喝水的时候,我轻轻开口:“阿姨,我今天来,主要是我妈觉得我和陈先生上次见面有误会,希望能解释清楚。不过,上次陈先生那样,对我……实在是太过尊重,我觉得,也没什么可解释的,真是感谢您为我的事操心,我看……还是就这样算了吧。”

说完,我楚楚可怜地抬起头,看了介绍人一眼,作势要站起来,就被介绍人一把拉着,劝道:“曼曼,可别这样,我们远卿是有不对,不过,你也要给他个机会道歉和解释呀!”说着她又转头对水仙男说,“远卿,你还不快向曼曼道歉!”

我一听,立即转向水仙男看去,却吓了一跳——坐在一旁一直沉默的男人,根本不是水仙男!

那男的一身黑色西装,从我进来就一直低头品着咖啡眼都不抬一下,恍眼一看,还真是水仙男的调调,可是,一抬头,就完全变了脸!

我还没从震惊中回神,对方敷衍的道歉已经结束了,介绍人看我不说话,连忙打圆场:“曼曼你通情达理,远卿他也不是故意的,再给他一次机会。”

还没等我说话,就轻轻拍了拍我的手:“你们年轻人好沟通,有什么误会聊聊就清楚了,我这个中年妇女就不在这儿瞎掺和了。”转过头又叮嘱陌生男人,“远卿,好好和曼曼聊聊天。”

我赶紧拉住她:“阿姨,您先别急着走,”才压低声音问,“那位真是陈先生?”

介绍人听完愣了一下就笑:“不是远卿还能是谁?你们不是见过吗?”也装着压低声音可那音量着实不小,“小姑娘害羞上次没看清楚啊,小伙儿长得好吧?”



又拍拍我的肩鼓励，“别太矜持啦，该出手就出手！”

说完不顾我的挽留，带着暧昧的笑容离开了。

我怔怔地看着中年阿姨的背影就那样消失在咖啡厅门口，回过头来，正正撞上对面陈姓男子打量我的视线，我尴尬地笑笑，说：“陈先生，我想我们真的是有点误会……”

对方打断我的话，说：“我知道上次没有赴约让你空等是很不尊重你，但实在是难言之隐，所以我愿意向你道歉。”他顿了顿，看了我一眼，“但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迁怒，而编造一些莫须有的事情，这样不会有任何意义。”

他这话说得冷硬，我也听得不爽，可摆在眼前的事实说明我还真闹出了天大的误会。这误会让我在他面前理亏，一时还真不知道是该愤怒还是该好笑，只能叹口气，对那陈远卿说：“不管你信不信，上一次真的发生了些让我很恼火的事，我才会对介绍人有些抱怨，不过现在看来是个误会，我为我给你带来的困扰很郑重地向你道歉，如果你愿意听，我可以把事情经过说清楚。”

我简略地将那天发生的事说了一遍，然后看到对方脸上明显的怀疑表情，只得无奈苦笑：“这事是不是听着有点荒谬？但事实就是这样，那天我还和那位先生有些争执，可能这里的服务员都还有印象，你如果不相信，可以找人来问问。”

大概是我的态度十分之诚恳，陈远卿也不再追究，摆摆手，笑着说：“不必那么较真，我只是觉得这事实是在太巧了，让人有些难以相信，但既然情况是这样，就是误会一场，大家不必在意就是了。”

陈远卿这样爽快，我不由得对他印象大好，开始和他攀谈起来。因为年龄相近，又是同行，话题自然多，他性格也是开朗，聊得多了，我留意到他说话间欲言又止的神情，心里也有几分明白了。

我笑着问他：“下周六国博有科技展，我们公司有个展台，我分到了几张票，陈先生有没有兴趣？”

他犹豫了一下才答：“下周六我没有时间。”

“科技展有两天，可以周日去看。”

“……”

他沉默了一下才说：“我周日也没时间。”

我笑着点点头：“这样啊，那还真不巧，没事，那等你什么时候有空再和我联系吧。”

他一脸如释重负，也微笑点点头：“一定一定。”

不过，我和他都清楚，他将永远没空，至于理由吗，大概就是他上次缺席的难言之隐。

至于究竟是什么，那都是他家的事，我没兴趣知道，能做的就是识趣退场，说一句：“陈先生，很高兴认识你，再会。”

我的善解人意得到热烈回应，陈远卿笑着说了几句场面话，字里行间都是隐性赞美，听得我心花朵朵开。就在这样融洽的欢送气氛中我正要真正告别时，就看到陈远卿的脸色忽然一变，直直地看着我身后。

我顺着他的目光回头，就看到一个长发美女向我这个方向走来，一步一步，跟文艺爱情片里的慢镜头一样，我那两百度的近视眼，都能清清楚楚看到那张眉清目秀的脸上的伤心和愤恨。

这边陈远卿早就亟亟站起来，紧张地奔过去：“小眉，你听我说……”

“我不听！”

长发美女一把推开他，朝我走过来，在我面前站定，冷冷地看着我：“你是谁？”

这美女的说话方式还真对不起她的长相，我向来不是吃素的，抬眼上上下下打量她一番，笑笑：“那你又是谁？”

“你！！”长发美女恨恨地瞪了我一眼，再回头看那边脸都白了的陈远卿，“陈远卿，你好、好得很！”

接着就是一声钝响，我一抬头，就看到桌上瞬间消失的某只玻璃杯从陈远卿身上弹开落到地上，而那可怜的家伙一脸一身全是水。

那始作俑者只是含泪带恨地看了一眼那湿了一身还呆着的家伙，决绝地一转身，飘然远去了。

“小眉……”

远卿兄终于从木愣状态中回神，拔腿就追随心上人的身影而去。

突发的情节,让我一下子沦为众人目光的焦点,但我实在没心情解读那些目光是同情是好奇是不屑还是幸灾乐祸,因为我已经看到上次那个不识趣的小姑娘正怯怯地对我微笑:“小姐……”

我摆摆手,说:“我什么也不要,埋单,付现,请给我发票。”

小姑娘一脸如释重负,马上就拿出账单,看我的目光也多了同情:“您好,一共两百五十元。”

我打开钱包的手不由得一抖,二百五?还真是……够有寓意。



PART.2

他要结婚了

周一上班时，我考虑再三，还是拎着那张二百五账单发票去了财务处。

公司里每个员工每个月都有一定额度的误餐补助，简称饭补，财务处想员工所想，只要有发票就给报销成饭补，管你是吃了水管还是吃了水泥还是吃了出租车排的废气，务必使员工们感受到公司大家庭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

为了避免沦为财务处那几个公司里著名八卦电台主播重点关心的对象，我把那张发票夹在一堆超市小票里，故意找了刚进公司的小李。不想，八卦电台台长刘姐立即凑过来：“我来帮你小李，小张的时间宝贵，可别耽误了。”

我对她假笑：“刘姐这怎么好意思，这太麻烦了。”

“不麻烦不麻烦，小张你坐，五分钟就好。”

刘姐一个侧身，巧妙地遮在我身前，一边慢慢地翻着我交的那叠发票，一边按着计算器，嘴上还闲闲地问：“小张你去‘玫瑰’喝咖啡了？和男朋友去的？”

我微笑不语。

刘姐写着票据，又问：“小张你进公司也有好几年了吧，怎么很少见你男朋友来接你啊？”

我秉持着沉默是金的道理，继续微笑。

另一个八卦电台主播王姐也来搭腔：“小张，很少听你说你男朋友的。”

我还是微笑，半垂下头，不说话。

“小张你还害羞啊！”

一群女人交换着眼神，嘻嘻哈哈笑起来。

公司一大，就少不了如刘姐、王姐这样以制造传播八卦为乐的人，而如我这样的大龄单身未婚女青年，走到哪儿都跟埋在土堆里都会发光的金子一样，怎么能躲得过她们善于发掘八卦的眼睛。我的个人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她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面对她们明里暗里的刺探打听，我是实则虚之虚则实之不承认不否认，以沉默微笑应万变，任由她们自行推演出种种版本，自娱自乐。

拿着千辛万苦讨来的补助回到办公桌前，耳边还回响着那种令人耳膜生疼的笑声，连助手小查敲门我都没听到。

“曼曼姐，有你的快递，刚才你不在，我就替你签收了。”

小查拿着份像是文件的东西进来。

我道谢后看了一眼，发件人写着“萧先生”，一时还想起是哪个客户，正要打开，小查就提醒我说：“曼曼姐，到时间开会了。”

小查这小姑娘从进公司起就是我带的，虽然才工作一年多，但心思缜密反应够快，专业能力不比一些工作数年的男同事差，又够冲劲，年初我升职后她更成为了我的得力助手。

最近我带的组刚接了个不大不小的项目，足够好好忙一阵。每天早上都要开个全组例会确定工作进度，开完会后顶头上司急召我面谈工作到中午，连午饭都没来得及去公司食堂吃，又有同事遇上问题找过来，才就着程序谈了几句，我的手机就响了。

接起来就是个有些耳熟的声音：“曼曼。”

一上来没报家门，就把我的芳名叫得亲切，我的眼睛还停在电脑屏幕上，看着正运行的程序脑子也跟着转，再也分不出神来想这位仁兄是谁，索性直接就问：“你是谁？”

电话那边仿佛静了好一会儿，我还陷在一行行运行着的程序里，也没留意，耳朵就听那边说：“我是萧扬。”

“萧扬啊，”我跟着重复了一次，才反应过来，连忙笑说，“你好你好，不好意思我正忙，有什么事麻烦你长话短说。”

“也没什么事，既然你在忙，那么等你有空我再打来吧。”

那头“嗒”地就挂断电话，弄得我一头雾水，旁边那个同事还一脸焦急地看着我，我也无暇细想，只能继续与程序 Bug 作斗争。

等到终于能歇下来，时钟已经走到六点半，已经下班了。

临走前才想起那份快递，拆开一看，赫然是张喜帖。

印刷精致设计特别，一打开就看到一对新人相拥的笑颜，那新郎，不就是萧扬。

收到前任的红色炸弹，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情？

我不知道别人会如何，我以良好的心态研究了一下那张喜帖：首先，看新人照片，新郎一身白色礼服，高大英俊玉树临风，这样的人和我有过一腿，可见我张曼曼品位不低；而新娘，看那一袭雪白婚纱礼服，衬得她清丽可人气质脱俗，只稍微输我一点点，不过，也算一对璧人；其次，看家长名字，一个是本城父母官，一个是本城商界名人，典型的政商联姻，还是高级别的，估计能上本城年度十大八卦新闻头条；再次，看宴客地点，那可是本城数一数二的豪华酒店，可见婚宴档次之高；最后，摸摸喜帖的质地，看看照片里新娘那一身闪亮却不低俗的首饰行头，还有婚庆公司的 Logo，足见婚礼的豪奢程度。所以，我总结，以我的身份地位，受邀参加，应该感到荣幸。可是，想起白天那通莫名其妙没了后续的电话，我就荣幸不起来，总有些不是滋味。

我这个人，一向不喜欢回忆过往，更何况追忆前任这种事，比较适合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坐在摇椅上晒月亮时对小辈们做浪漫史回顾，但因为那通电话，我不由自主地提前衰老。

萧扬，是我的初恋。

我读中学的时候，早恋还被严厉打压，作为一个勤奋好学积极向上的好学生，我自然没机会去碰那洪水猛兽，有啥朦胧的冲动只能含恨扼杀在萌芽中，唯有偷偷摸摸地读点琼瑶阿姨的大作来望梅止渴。好容易过了高考的独木桥，我就跟冲出笼的小鸟一样飞得欢，铆足劲只为把满脑子的玫瑰色幻想付之实践。

都说社团活动是滋生校园恋情的温床，为了让我的初恋能在大学校园里轰轰烈烈地进行，我怀着极大的热情穿梭在各大社团和学生组织的招新现场。

然后，就遇上了萧扬。

他是学生会主席，临毕业的老鸟，已处于半退休不管事的状态，只在招新时出来逛逛做做活招牌。他这活招牌做得可真成功，就站在那儿发发报名表，偶尔简单介绍几句，就招得我们这帮小女生前赴后继地围过去——都是他那副好皮相惹的祸。

我还记得，他站在那里，微微低下头，对我笑着说：“欢迎加入学生会。”那一刻，午后的阳光灿烂得让人发晕，我那颗鲜活活的少女芳心蹦得那个欢快呀，就这样，晕着欢着地踏上了不归路，啊不，入了会。

想当年，我是多么纯情的小花朵啊，每次费劲心思找机会接近萧扬，可一到他面前，就口笨舌拙，别扭得只会暗暗红着脸露出花痴的傻笑——能站在喜欢的人身边，对个情窦初开的傻丫头来说，就已经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

可傻归傻，我还没忘了自己不过是萧主席众多仰慕者中的一个。掂掂自己的分量，我明显不是公主，而他身边的灰姑娘也多了去了，不差我这一个，我也就安分守己发发白日梦，知足常乐嘛。要不是有我那闺蜜苏欣的鼎力相助，我之于萧扬，不过是个关系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师妹，转眼就遗忘于身后。

说起苏欣，这位姐姐，当年是以萧扬绯闻女友的身份出场的，响当当的经院一枝花，往我面前一站，我只有黯然引退的份儿。可我偏偏和她极投缘，简直是一拍即合相见恨晚，没了爱情收获友情也是好事，所以我努力做大方状祝福她和萧扬时，苏美人却只是微微笑，拍拍我的肩，什么也没说。

后来，当一张我和萧扬的合照在系里流传开来时，我才醒悟过来苏欣那诡异的笑容代表着什么。她分明早就看穿了我那点欲说还羞的暗恋心事，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我和萧扬制造机会。那张流传出去的照片，是在苏欣的生日 Party 上拍的，照片里我和萧扬在舞池中央相拥，他微微低下脸，垂眸看着我，我仰头望着他，含羞带怯的模样，两个人之间几乎是鼻碰鼻的距离，眼看着下一秒就会天雷勾动地火——但实际上，那只是玩某个游戏时对两个输了的倒霉蛋恶作剧的惩罚，却被某个有心人以某个恰到好处的角度拍下留证，再加上这个有心人的高明炒作，于是系里关于我和萧扬的八卦以光速沸沸扬扬流传开来。

苏欣这招绯闻攻势实在厉害，在这样的情势下，出于对我的名声负责的道义，萧扬对我说——张曼曼，不如我们在一起吧？